

债务可持续性

我们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协调以推动
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为目标的政策，
确保长期债务可持续性
——联合国大会第65/1号决议

外部借款在对国内储蓄进行补充以便为所需发展投资（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加快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周期的平稳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其中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并且也包括经济和自然灾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个时期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债务负担和沉重的偿债义务。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债务管理是维持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必要条件，但尽管做出了这种努力，但债务可持续性也会因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以及预料之外的冲击而失控。

当主权债务困境变成危机时，核心政策事务就变成重组工作能够如何迅速有效地使国家回到可持续的债务组合上，以及如何能够将重组压力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分摊，避免人民做出不必要的牺牲或致使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受到延缓。为此，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¹强调了确保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并重申了当主权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时进行适当债务重组的必要性。事实上，决策者关切的一个问题是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其债务重组中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在如何处理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未来债务危机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尽管需要加强债务重组办法的问题得到了认可，但由于2003年就该问题所进行讨论的结果并不成功，国际社会尚未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全面高效的国际债务重组机制。

债务状况和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虽然发展中国家引领着全球复苏，并且债务比率总体上已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发现更难摆脱经济衰退或仍面临巨额赤字和财政空间减少，尤其是在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的额外冲击下。

债务比率有所下降，但
财政压力依然存在

¹ 大会第65/1号决议，2010年9月22日通过。

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未偿还外债增加了8%。² 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帮助将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值从24%降到22%。2010年多边贷款继续其反周期激增。自2008年中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已经做出总共超过2 50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在2010年财政年度里，世界银行承诺以非优惠资源提供440亿美元的贷款，多于2009年创历史新高的330亿美元。在2010年财政年度里，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开发协会）流出的优惠资金高达145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3.5%。来自开发协会等多边发展银行的优惠资金受到其可支配资源的固定极限的限制。然而，为加快其应对危机的行动，它们已经通过前期可用资金增加向最贫穷国家的流动。³

一定程度上因为从多边贷款机构借贷的资金激增，以及私营部门和新兴市场的贷款人的贷款额增加，以及由于此前实施了针对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行动，债务总额中来自巴黎俱乐部成员的贷款份额已经变得相当小。2009年，巴黎俱乐部贷款人提供给低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的贷款额分别占债务总额的20%和13%。中上收入国家的份额只有2%。⁴ 巴黎俱乐部官方贷款机构重要性的减小增加了建立新的债务重组安排的需要。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此外，由于优惠融资渠道有限以及发展需要紧迫，最近一些低收入国家寻求扩大其国际贷款渠道，并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更多的债券。这些国家一般是那些债务和偿债水平低的国家。然而，它们的信用评级一般较低（即B-/B+级），因此面临相对较高的借贷成本。话虽如此，在这些国家当中，各国面临的风险溢价差别很大。

然而，其他低收入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尚未能克服其债务困难，仍然存在拖欠款。2008–2009年，低收入国家的欠款额平均为出口额的18%——虽然少于2005年的31%。仅仅6个国家就总共占了拖欠款额的大部分。⁵

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二元速度复苏造成的紧张——失业、商品以及资本流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年4月），表B22。

³ 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2011年全球监测报告：改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年），英文第154页。

⁴ 根据巴黎俱乐部网站和基金组织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数据计算。

⁵ 2009年，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索马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拖欠款都超过10亿美元，占低收入国家拖欠款总额的77%。估计数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筹资数据库报告的拖欠款数据，可查阅<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global-development-finance>，以及基金组织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公布的出口数据。

作为千年发展目标8的具体目标的一部分进行监测的关键债务可持续性指标是外债还本付息额与货物及服务出口额之间的比率。现有最新估计数如图1所示。它们表明，2010年所有收入类别的国家的比率都下降到了危机前水平。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出口的普遍恢复。

2010年，低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偿债付款的美元价值有所增加。然而，2010年大约有43%的国家偿债额有所下降，而所有国家的偿债额与出口额的比率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二。加勒比和南亚负债国2010年没什么改善，其原因是出口复苏缓慢（图2）。在大洋洲，债务增长快于出口增长，这导致偿债比率略有增加。

偿债比率已经下降到危机前水平

图1

2005–2010年外债偿还额占出口额的比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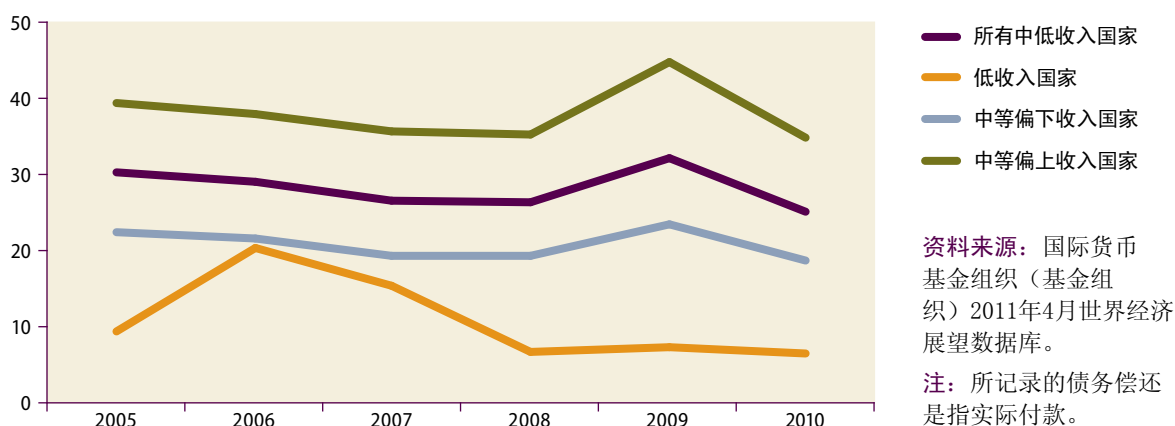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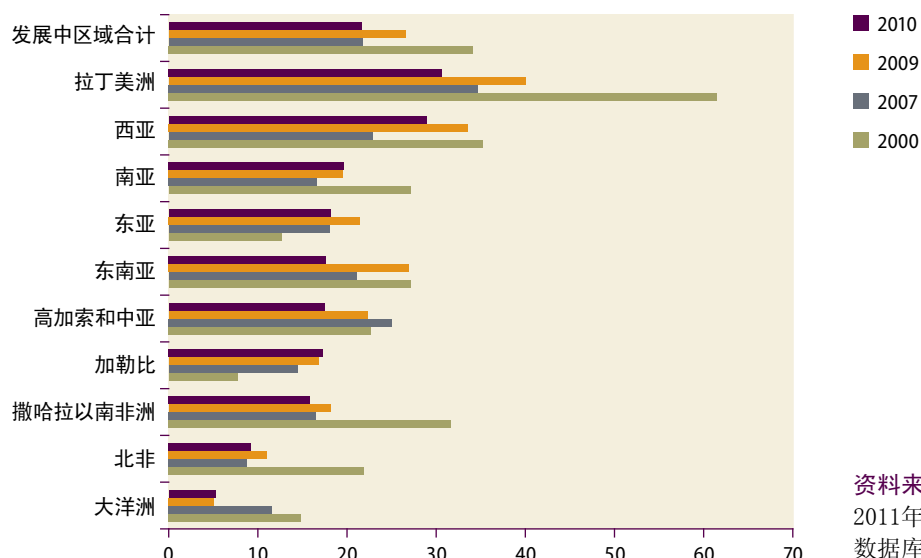


图2

2000年、2007年和2009–2010年按区域分列的外债偿还额占货物及服务出口额的比率（百分比）



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是衡量外部融资需要的一项指标，因为它必须涉及国外借款净额、直接与股权投资净流入额以及储备动用额的某种组合。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远高于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它们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2%和5.6%。⁶十三个低收入国家面临潜在的流动性困难，因为它们的国际储备水平已经跌至三个月进口价值的最低极限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吸引了私人投资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其汇率压力增加以及国际储备额增加。在几个例子中，资本流入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增加了通胀压力。⁷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资本流突然反转的恐惧。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实行资本控制，以遏止短期投资流入。⁸

减免债务倡议执行进展情况

目前又有四个国家符合
债务减免的条件

1996年，国际社会通过了一项特殊机制，以全面解决重债穷国的债务危机。这后来得到了多边减债动议的补充。自2010年6月以来，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和多哥已经达到重债穷国进程的完成点，因而符合《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动议下的不可撤销债务减免条件。与此同时，科摩罗达到了其决定点，这是向获得债务减免过渡的一步。截至2011年3月末，40个国家中有32个国家被视为完成点后国家，4个处于决定点和完成点之间，⁹其余4个（决定点前）国家为厄立特里亚、吉尔吉斯斯坦、索马里和苏丹。要符合全面债务减免的条件，这8个国家将“需要继续努力加强政策和机构以及需要国际社会的支助”。¹⁰

截至2010年末，《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动议进程已经减少了36个后决定点重债穷国80%的债务。¹¹针对重债穷国的减债倡议使用了将债务水平减到被视为“可持续”债务偿还的水平，即不超过出口额的15-20%的目标。实际上，减债行动使大多数重债穷国面临的偿债比率大大降低到了这一临界值。1999年至2010年间，作为一个群体，有36个后决定点国家的偿债额占出口额的比率从18%下降到了3%，而外

⁶ 数据反映了按类别进行的简单平均。

⁷ 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持久的金融稳定——从这里走向成功》，（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年4月），英文第xi页，可查阅<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11/01/pdf/text.pdf>。

⁸ 比如，见联合国，《2011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E/2011/113）。

⁹ 世界银行，《重债穷国概况指南》，2011年春，可查阅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DEBTDEPT/Resources/468980-1240603491481/HIPC_Spring2011_ENG.pdf。

¹⁰ 基金组织，“资料介绍：《重债穷国倡议》下的债务减免”，2011年3月。

¹¹ 世界银行，《重债穷国概况指南》，同前文引书。

债现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14%下降到19%。¹²减少的债务负担一定程度上使更多支出可以用于减贫。平均而言，有关支出从2001年占收入的44%（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增加到2010年占收入的57%（或将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¹³

并非所有债权人都遵照协议向重债穷国提供债务减免。而且，一些债权人还试图通过法庭恢复贷款的面值。2009年末结诉讼案件数量达到17起，其中1起为新案件（诉吉尔吉斯斯坦）。¹⁴

除了《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动议之外，巴黎俱乐部还通过关于在2010年9月达成的基金组织支助方案的三年期内减少86%偿债额的协议向安提瓜和巴布达提供了临时债务减免。¹⁵牙买加和塞舌尔2010年进行了重大债务交换。牙买加的债务交换包括47%的公债，仅限于国内债务工具和国内居民债券持有人。塞舌尔的商业债权人（持有塞舌尔60%的债务）同意政府2010年1月提出的重组方案，将欠债额削减了50%。根据该协议，余下的还款将在2016–2026年期间进行。此外，2010年9月，通过霍尼亚拉俱乐部协议下的合作，所罗门群岛与其债权人一起使其还债义务回到正常水平。

脆弱国家和受债务困扰的国家

根据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联合进行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评估，¹⁶基金组织将具有利用其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的国家清单中19个国家列为高风险或受债务困扰国家。¹⁷这些国家按债务困扰风险的程度和根据世界银行收入分类分列的分布情况见图3。它们当中有13个国家被世界银行列为处于脆弱状况，¹⁸有8个为完成点后重债穷国。在4个过渡期重债

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处于高风险或受债务困扰……

¹² 同上。

¹³ 国际开发协会和基金组织，“《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减债动议——执行情况”，2010年9月14日。

¹⁴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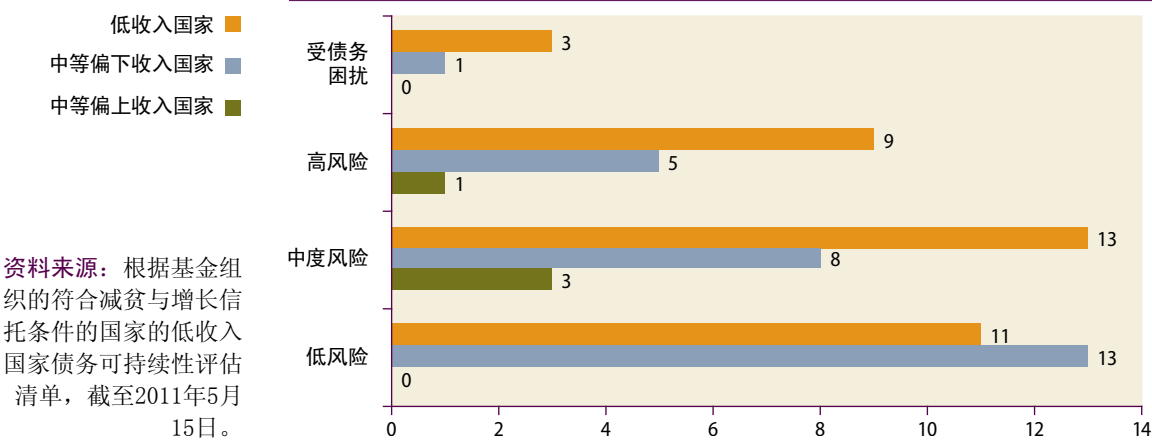
¹⁵ 见“巴黎俱乐部重新安排安提瓜和巴布达1.17亿美元债务的偿还期限”，巴黎俱乐部新闻稿，2010年9月16日。

¹⁶ 根据“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条件的国家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清单，截至2011年5月15日”，可查阅<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dsa/dsalist.pdf>查阅，2011年6月7日。

¹⁷ 自2010年4月的评估（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全球危机爆发后保持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2010年4月1日，可查阅<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0/040110.pdf>），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马尔代夫和多哥的风险水平变成了“中度”；利比里亚从“受债务困扰”变成了低风险，而对此前为受债务困扰的索马里、缅甸和厄立特里亚没有进行新的评估。

¹⁸ 见“2011年财年脆弱状况统一清单”，可查阅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LICUS/Resources/511777-1269623894864/Fragile_Situations_List_

图3
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条件的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概览（国家数量）



穷国当中，有2个（科摩罗和几内亚）被列为受债务困扰国家，有1个（科特迪瓦）为高风险国家。虽然4个决定点前重债穷国中有两个的评级情况不详，但其中1个（苏丹）被列为受债务困扰国家。津巴布韦虽然不属于重债穷国，但也处在受债务困扰国家行列。其他6个非重债穷国被列为受债务困扰高风险国家，它们是：吉布提、格林纳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汤加和也门。

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债务脆弱性的另一项指标。虽然在该比率相对于可持续性损失基点的临界水平上尚未达成共识，¹⁹但一些研究人员建议将低收入国家的临界点设为40%。²⁰ 为了正确评估债务危机的潜在风险，该脆弱性指标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和结合债务的组成和期限结构、利率水平、通胀、增长前景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评估。

……而许多低收入国家非常脆弱

2009年，有11个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和出口比例超过150%，这是当前《重债穷国倡议》中债务注销的极限值，这表明它们的债务状况非常脆弱且及它们正在面临或在不久的将来将要面临偿债问题。如图4所示，这些国家中有9个国家在2010年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超过40%。²¹ 22个中低收入国家2010年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也超过40%这一临界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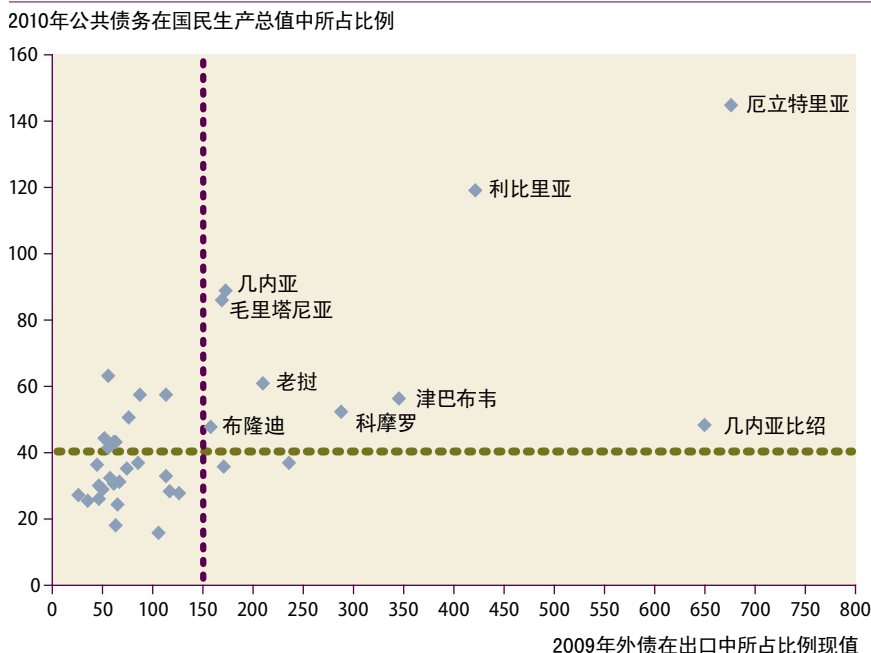
FY11_(Oct_19_2010).pdf。

¹⁹ Carmen M. Reinhart、Kenneth S. Rogoff和Miguel A. Savastano，“债务不容忍”，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文件，第9908号（马萨诸塞，剑桥：国家经济研究局），2003年8月，英文第17页。

²⁰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将被归类为拥有“中等”政策绩效的国家的临界点设为40%（见基金组织和开发协会，“工作人员适用银行-基金低收入国家持续承受债务能力框架指导说明”，2010年1月22日，英文第9页）。

²¹ 厄立特里亚和几内亚为完成点前重债穷国，意味着其债务被归入减少名单。

图4
低收入国家相对于临界点的公债指标（2010年）和外债指标
（2009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年全球发展筹资
（外债现债），以及基
金组织2011年4月世界经
济展望（公债、国内生
产总值和出口）。

有几个加勒比国家的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也比较高。²² 由于它们也面临其他外部脆弱性，它们的状况值得关切。平均而言，最近的金融危机扭转了过去十年债务负担指标的下降趋势。²³ 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中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公债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其中的净能源进口国。拉丁美洲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公债比率也比较高。由于这种债务很大一部分是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可持续性对汇率变动也高度敏感。

尽管存在上述个别例外现象，但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并未濒临系统性危机。2009年财政赤字增加主要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如图5所示，2010年，由于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有所减少，但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显著比例，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在一些复苏乏力的国家以及因能源和粮食价格等其他压力而加重脆弱性的国家，局势具有挑战性。

财政赤字仍然较高

考虑到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以及粮食、能源与外汇市场的动荡不定，全球前景仍然不确定，同样，债务可持续性的前景也不确定，许多国家的状况出现恶化的风险仍然较大。因此，形势要求持续不断地进行严密监测。

²² 其中有4个国家的公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超过100%。

²³ Dorte Dömeland、Tihomir Stučka和William O'Boyle，《金融危机前后的小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世界银行，即将发行）。

图5

2005–201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财政收支（国民总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1年4月数据库。

债务可持续性评估

低收入国家

可以完善当前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分析和效力

布雷顿森林机构使用其联合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分析。²⁴最初，该框架确定了贷款的建议限值，以维持债务可持续性。特别向能够以赠款而非贷款形式提供援助的捐助方提及此点。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该限值得到调整，变得更加灵活。进一步的审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旨在改进该框架的分析性同时保持其简单性。²⁵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分析按照指示性限值审查各国家的指标，这些限值部分依照相关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力量评估结果而定。实验证据表明，实际上在实践中很难确定使主权债务变得不可持续的临界限值。各国的经济状况差别太大，以致不能明确地确定此种限值。为了部分反映这种不同的状况，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根据世界银行国别政策和体制评估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区分，它是旨在评估借款国政策和体制“质量”的一个指标。该指标是一个定量指标，以银行工作人员对一系列经济、体制和社会因素进行的评估为基础，这些因素的确定原本并非

²⁴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是在2005年引进的，从那时起，已经对其进行了两次审查。

²⁵ 见“国际货币基金理事会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报”，2011年4月16日，可查阅<http://www.imf.org/external/np/cm/2011/041611.htm>。

以评估债务可持续性为目的。为了重点关注直接影响债务可持续性的因素，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内的国别政策和体制评估替换成与债务和宏观经济管理相关的指数，这会更好地评估各国当局管理公共资源的能力。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包括“压力测试”，该测试旨在分析如果主要经济变量发生重大改变会产生哪些后果。²⁶ 不过，可设计更多的压力测试；例如，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或预计援助的中断。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还应考虑全国或者至少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评估。该资产负债表方法考虑政府的资产负债组合、到期结构和货币组成。该方法便利更好地理解内债和外债之间以及政府、准公债和私债（危机发生时可变为政府责任）之间的联系。例如，该方法可推动分析人员明确考虑或有债务，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或有债务。重要的是，在衡量主权债务可持续性时要将公债和私债的总负债结构考虑在内。

中等收入国家

目前使用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准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监测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该框架认为，如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稳定或减少，则满足偿付能力条件。不过，如果该比率稳定在高位，仍有可能出现问题。²⁷ 与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不同，该框架未使用任何债务比率限值。原因之一是这种限值能直接影响风险溢价，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得不偿付国际贷款，而无论各国的实际情况是否适合。

在分析市场准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时其他因素也很重要。市场准入国家框架的外债衡量包括私债和政府负债（与出口相关），内债指标则仅指公债。因此，将不会追踪到国内金融部门内的泡沫积聚，也不会追踪到资金不足的保险或投资者担保。正如金融危机之后所看到的那样，私营部门脆弱的债务情况可随后演变成公共部门的负债。²⁸ 因此应将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或有负债考虑在内，尽管很难对其加以量化。

²⁶ 目前的方法是改变一个变量，使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然后观察对比率造成的影响。备选方案是合并不同变量间的互动，根据国别数据加以校准，并使用置信区间创建一个基线假想。如果某些风险出现，可随后进行备选假想。

²⁷ Morris Goldstein, “债务可持续性，巴西和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文件，第03-1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英文第14页；和基金组织，“市场准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工作人员指南说明”，2008年7月3日，英文第5页。

²⁸ Morris Goldstein, 同上，英文第9页。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可持续性框架仅关注偿付能力，而给予流动性风险的关注则不足。尽管该框架包括融资总需求的估计数（即偿付到期债务的借款和新借款净额），但其着重广泛关注涉及债务存量的比率、减少对相关流动性指标²⁹的强调，这些指标将查明债务义务和财政资源之间货币和到期日的不相配。尽管流动性关切是货币基金组织而非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一个监测关注，但该框架也能同关于债务存量³⁰的更细分列——更高频率——的数据，包括短期债务和国内债务，一起考虑这些因素。

隐性因素不能忽视

另外，仅研究产生债务的流动，分析人员会忽视非债务产生资金流入产生的资产泡沫的积聚，这会在泡沫扩大或破裂时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变量而影响债务可持续性。此外，只关注政府债务会忽视私营部门脆弱债务情况的积聚。如果这种债务情况严重，导致需要救助，则一定会因此产生公共部门负债。³¹该框架还应包括债务的现值。同样，分析应覆盖内外公债的总额，以期确定公共部门之内和之外的不可持续模式。或有负债尽管难以量化，但也应加以考虑以提供潜在债务负债的准确图像。最后，债务、货币和金融问题的溢出效应也应加以考虑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应当成立一个机构间技术工作小组，以研究这些问题并建议备选方案，以改进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各国获取，并随后确保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³²所要求的长期债务可持续性。

债务可持续性的政策连贯性问题

必须协调国家发展战略和捐助方的努力

有时，低收入国家担负的发展财政和金融管理责任会因国际机构和希望支持政府方案和项目但只能提供贷款的多个双边捐助者间的协调不足而变得复杂。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一个目标是在应当用赠款代替贷款时发出信号，但是捐助方并非总能获得转换融资方式的选择。同时，各国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战略，捐助方许诺帮助实现这些战略。当已向公民做出项目相关许诺但未提供所许诺的援助时，各国政府就被置于调动包括非优惠性信贷在内的替代融资来源的压力之下。因此，一方面建议各国不应借非优惠性借款，另一方面又不能确保足够的援助资源以支持其国家投资计划，如千年发展目标相关方案内的计划，这两方面出现脱节现象。

²⁹ 这包括三个月的进口值加上在中短期到期负债。

³⁰ 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工作人员指南说明”，同前文引书。

³¹ Morris Goldstein，同前文引书。

³² 大会第65/1号决议，同前文引书，第78(q)段。

加强债务重组的体制安排

当违约发生时，债权人团体通常会协商最佳交易，解决方案常常过度地有利于债权人，因此发展中国家会付出高昂代价。³³ 最终成果依债务人和其不同级别的债权人的政治实力而定。决议的做出常常需要很长时间，³⁴ 在考虑到债务困扰开始和实际违约之间的时间时尤其如此。最终结果是，即使危机已经解决，许多国家仍不能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要求审议一个债务重组的强化方法，但迄今尚未采取任何行动。包括巴黎俱乐部³⁵ 在内的当前非正式官方债务重组机制面临许多挑战。在巴黎俱乐部创建之时，国际私人贷款非常少，非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的国际贷款也不多。因此俱乐部在主权债务重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天，这种作用弱化了许多。一个新问题是缺少针对新的发展资金提供方（主要是在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兴经济体）的机制。《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³⁶ 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债务重组法院作为解决方式。

需要国际债务重组机制

此外，私债在外债总额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给巴黎俱乐部造成了新挑战，巴黎俱乐部要求其债务人从私人债权人等其他债权人中寻求类似待遇。除了道德劝告和基于关系的成果，私人和官方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向巴黎俱乐部债权人提供类似待遇的基础薄弱，相关协议不具约束力。由于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是一个优先债权人，另一方面又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间的经纪人，因此在货币基金组织在巴黎俱乐部债务重组中的咨询作用方面也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通常，私债重组通过伦敦俱乐部等商业银行债务特设团体进行，或者有时通过在破产时为债券债务成立的债券持有人委员会进行。在债券重组中，当债务人表示愿意以降低的条件用违约债券换取新

³³ 见Barry Herman、José Antonio Ocampo和Shari Spiegel编辑，《克服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³⁴ 在巴黎俱乐部，据报告整个过程耗时六个月至两年半，有些债权人会较快达成协议。在俱乐部会议上达成协议后，需要花时间进行双边谈判以商定利率和确定所覆盖的债务列表。不同双边协议商定的利率可能不同。在1980年代，各国要求重定期限，即使最终协议尚未经双边谈判最终达成。债券重组可快速安排，或者就阿根廷而言，可耗时几年。

³⁵ 巴黎俱乐部自1956年开始运作，其成员包括19个政府债权人，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发挥重要咨询作用。已经邀请其他债权国会参加与个别拥有大规模债权的国家的谈判。

³⁶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报告”，2009年9月21日，英文第124页。